

裝在套子裏的人



在密洛諾西茲果葉村的村郊，有兩個誤了時辰的獵人在村長普洛柯菲的堆房裏過夜。一個是獸醫伊凡·伊凡尼奇，一個是中學教師布爾金。伊凡·伊凡尼奇姓一個頗古怪的雙姓——契木夏——喜馬拉伊斯基——這姓跟他一點也不稱；在全省中，大家只簡單的叫他本名和父名伊凡·伊凡尼奇。他住在城郊一個養馬場上，這回出來打獵，是爲了透一透新鮮空氣。至於中學教師布爾金，他每年是在口伯爵的家裏消夏的，對這一帶地方早已熟極了。

他們沒睡覺。伊凡·伊凡尼奇是一個又高又瘦的老頭子，留着挺長的脣髭，這時候坐在門口，面朝外，吸煙斗，月亮照着他。布爾金躺在房裏的乾草上；在黑暗裏，誰也看不見他。

他們正在閒聊天。除了別的話以外，他們還談到村長的老婆瑪芙拉，一個健康而且絕不愚蠢的女人，說是她一輩子也沒走出過她家鄉的村子，從沒見過城市或者鐵路，近十年來一直守着爐子坐着，只有到了晚上才上街走一走。

「這有什麼奇怪的！」布爾金說。「世界上有不少人性情孤僻，跟寄生蝦或者蝸牛那樣極力縮進殼裏去。也許這是隔世遺傳的現象，這是重又退回從前人類祖先還不是羣居的動物，却孤另另的住在自己洞穴裏的時代的現象吧；要不然，也許這只不過是人的性格的一種變態——誰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學家，這類問題不關我的事；我只不過要說明像瑪芙拉那樣的人絕不稀少罷了。是啊，不必往遠裏說，就拿一個姓別里科夫的人來說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臘文教師，兩個月前才在我們城裏去世。沒問題，您一定聽說過他。他也真怪，即使在頂晴朗的天氣，他也穿上雨鞋，帶着雨傘，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總是把雨傘用套子包好，把錶放在一個灰色的鹿皮套子裏；遇到他拿出小摺刀來削鉛筆，就連那小刀也是裝在一個小套子裏的。他的臉也好像蒙着套子，因為他老是把它藏在豎起的衣領裏。他戴黑眼鏡，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眼；他一坐上馬車，總要叫馬車夫支起車篷來。總之，這人表現了一種經常的、難忍難熬的心意，總想把自己包在一層外殼裏，彷彿要爲自己製造一個套子，好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響。現實生活刺激他，嚇壞他，老是鬧得他六神不安。也許爲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對現實的憎惡辯護吧，他老是歌頌過去，歌頌那些從沒存在過的東西；實際上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對他來說，也就是雨鞋和雨傘，使他藉此躲避現實生活。」

「『啊，希臘文多麼響亮，多麼美！』他說，現出甜蜜蜜的表情；他彷彿要證明這句話似的，眯起眼睛，舉起手指頭，唸道：Anthropos! ①」

「別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極力藏在一個套子裏。只有政府的法令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規定着禁止什麼事情，他才覺得一清二楚。看到有個法令禁止中學學生在晚上九點鐘以後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批判性愛，他就覺着又清楚又明白；這種事是禁止的；好，這就行了。他覺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許裏面，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藏着隱隱約約、還沒充分說出來的成分。每逢經當局批准，城裏開了一個戲劇俱樂部，或者閱覽室，或者茶館，他總要搖搖頭，低聲說：

「『當然，行是行的，這固然很好，可是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

「凡是違背法令、脫離常軌、不合規矩的事，雖然看來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悶悶不樂。要是他的一個同事到教堂參加謝恩祈禱式去遲了，或者要是他聽到流言，說是中學的學生鬧出了亂子，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見一個女教師傍晚陪着軍官玩得很遲，他總是心慌得很，一個勁兒的說：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在教務會議上，他那種慎重、他那種多疑、他那種純粹套子式的論調，簡直壓得我們透不出氣，他說什麼不管男子中學裏也好，女子中學裏也好，年青人都不安分，教室裏鬧鬧吵吵——唉，只求這種事別傳到當局的耳朵裏去才好，只求不出什麼亂子才好；他認為如果把二年級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級的葉果洛夫開除，那才妥當。您猜怎麼着，他憑他那種唉聲歎氣、他那種垂頭喪氣、他那蒼白的小臉上的黑眼鏡（您要知道，那張小臉活像黃鼠狼的臉），降服了我們，我們只好讓步，減低彼得洛夫和葉果洛夫的品行分數，把他們禁閉起來，到後來把他倆開除了事。他有一種特別的習慣：常來我們的宿舍訪問。他去拜望一位教師，總是坐下來，就此一聲不響的瞪起眼睛，彷彿在調查什麼事似的。他照這樣一言不發的坐上一兩個鐘頭，然後就走了。他管這個叫做『跟同事們保持良好的關係』」

顯然，這類的拜訪，這樣的呆坐，在他是很難受的；他所以來看我們，只不過因為他自以為這是對同事們應盡的責任罷了。我們教師們都怕他。就連校長也怕他。信不信由您，我們這些教師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過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的陶冶，可是這個老穿着雨鞋、拿着雨傘的小人物，却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轄制中學算得了什麼？全城都受着他轄制呢！我們這兒的太太們到禮拜六不辦家庭戲劇晚會，因為怕他聽見；教士們到了齋期不敢當他的面吃葷，也不敢打牌。在別里科夫這類人的影響下，全城的人戰戰兢兢的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麼事都怕。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賄濟窮人，不敢教人唸書寫字。……」

伊凡·伊凡尼奇有話想說，嗽了嗽喉嚨，可是他先點燃煙斗，瞧了瞧月亮，然後才一板一眼的講起來：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讀過屠格涅夫，又讀過謝德林，還讀過勃克爾①等等，可是他們仍舊會低聲下氣，容忍這種事。……是有這樣的事情的。」

「別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裏，」布爾金接着說，「同住在一層樓上，他的房門對着我的房門；我們常常見面，我知道他在家裏怎樣生活。也還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百葉窗啦、門扣啦，各式各樣的禁條和忌諱，還有：『唉，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大齋的飲食不合胃口，可是吃葷又不行，因為怕人家說別里科夫不持齋；他就吃用牛油炸的鱸魚——這東西固然不是大齋的吃食，可

① 勃克爾 (Buckle, 1811—1862) 英國歷史學家。——譯者

也不能說是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用人，因為怕人家說他壞話，於是雇了個六十歲的老頭子做廚子，名叫阿發納西，傻頭傻腦，愛喝酒，從前做過勤務兵，總算馬馬虎虎的也會燒一點菜。這個阿發納西經常站在門口，兩條胳膊交叉在胸前；他常常長歎一聲，嘟囔那麼一句話：

「『眼下啊，像他們那樣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

「別里科夫的臥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牀上掛着帳子。他一上牀睡覺，就拉過被子來蒙上腦袋；房裏又熱又悶；風推着關緊的門；爐子裏噹噹的叫，廚房裏傳來歎息聲——不祥的歎息聲。……」

「他躺在被子底下，戰戰兢兢。他深怕會出什麼事，深怕阿發納西來殺害他，深怕小賊溜進來；他就通宵做惡夢，到早晨我們一塊兒到學校去的時候，他沒精打采，臉色蒼白；他所去的那個擠滿了人的學校，分明使得他滿心的害怕和憎惡；跟我並排走路，對他那麼一個性情孤僻的人來說，顯然也是苦事。」

「『我們的課堂裏吵鬧得很兇，』他說，彷彿要找一個理由說明他的愁悶似的。『真不像話。』」

「您猜怎麼着，這個希臘文教師，這個裝在套子裏的人，差點結了婚。」

伊凡·伊凡尼奇很快的瞟一眼穀倉，說：

「您開玩笑！」

「是啊，看起來雖然奇怪，可是他的確差點結了婚。有一個新的史地教員，一個原籍烏克蘭，名叫密哈益·沙維奇·柯瓦連科的人，派到我們學校裏來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而是帶着他妹妹華蓮卡一路來的。他是個高高的、皮膚發黑的青年，手挺大，從他的臉就看得出來他說話是用低音，果然

他的聲調像是從桶子裏發出來的：『彭，彭，彭！』她呢，已經不算年青，年紀在三十歲上下，可是她長得也高，身材勻稱，黑眉毛，紅臉蛋——一句話，她不是姑娘，而是蜜餞水果，那麼活潑，那麼愛熱鬧；老是唱小俄羅斯的歌，老是笑。她動不動就發出響亮的笑聲：『哈哈！』我記得我們初次真正認識柯瓦連科兄妹是在校長的命名日宴會上。在那些死板的、裝模作樣的、沉悶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會也看做應公差的教師中間，我們忽然看見一個新的艾芙柔黛特^①從浪花裏鑽出來；她兩手插着腰，走來走去，笑啊唱的，跳跳蹦蹦。她帶着感情唱風在吹，然後又唱一支烏克蘭的歌，隨後又一支；她把我們，連別里科夫也在內，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甜蜜蜜的笑容，說：

『小俄羅斯語言的柔和跟清脆叫人聯想到古希臘語言。』

『這句話說動了她的心，她就開始熱情的、委婉的對他講起他們在葛嘉契斯基縣有一片田地，她的媽就住在那兒，他們有那麼好的梨，那麼好的甜瓜，那麼好的 квас ^②！烏克蘭土佬管南瓜叫做 кабак，管酒館叫做 питейный，他們用番茄和茄子熬我們的那種濃湯：『那湯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簡直好吃得要命！』』

「我們聽啊聽的，忽然我們大家生出了同一個想法。」

「『要是把他們配成夫婦，那倒不錯，』校長太太悄悄對我說。」

「不知什麼緣故，我們大家這才想起來：原來我們的朋友別里科夫還沒結婚；現在我們才覺着奇

① 希臘的愛和美的女神，相當於羅馬的維納司；她在海裏誕生，從浪花裏鑽出來。——譯者

② 俄語：酒館。——譯者

怪：不知怎麼，他生活裏這樣的一件大事，我們以前竟從沒理會，完全忽略了。他對女人一般採取什麼態度呢？這要緊問題他怎樣替他自己決定的？這以前，我們一點也沒有關心這件事；也許我們甚至不允許自己想到：一個不問什麼天氣總是穿着雨鞋、睡覺總要掛上帳子的人，也會有愛情吧。

「他早已四十歲出頭了；她呢，三十歲了，」校長太太說明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給他的。』

「在內地，由於煩悶無聊的緣故，什麼事沒做出來過！做過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這是因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說，這個別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像他是一個可以結婚的人，那我們何必忽然要給他做媒？校長太太啦，訓育主任的太太啦，我們中學裏的所有女士們，都活潑起來，甚至變得好看多了，彷彿忽然發現了生活目標似的。校長太太在戲院裏訂了一個包廂；嘿，瞧啊！華連卡坐在那裏面，搗着扇子，滿臉放光，高高興興；她旁邊坐着別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剛用鉗子把他從他的家裏夾來的一樣。要是我開晚會，太太們就一定要我邀請別里科夫和華連卡。總之，機器開動了。看來華連卡也並不反對出嫁。她在她哥哥那兒生活得不大快活；他們只會成天價吵啊罵的。他們會鬧出這樣的場面：柯瓦連科順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壯的大漢，穿一件綉花的襯衫，一綹頭髮從帽子底下鑽出來搭拉在他的額頭上，一隻手拿着一捆書，一隻手拿着一根有節疤的粗手杖；他的身後跟着他妹妹，也拿着書。

「『可是你啊，密哈益里克』，這本書絕沒看過！」她大聲辯白。『我告訴你，我敢賭咒：你壓根

兒沒看過！」

「我跟你說：我看過嘛！」柯瓦連科大叫一聲，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頓得直響。

「唉，我的天，密哈益里克，你爲什麼發脾氣？要知道，我們談的是原則問題啊。」

「我跟你說：我看過嘛！」柯瓦連科嚷道，聲音更響了。

「在家裏，要是有外人在座，他們也會大吵大鬧。她一定過够了這種生活，巴望着有自己的家了。況且，人也該想到她的年紀，現在已經沒有工夫來挑啊揀的了；跟什麼人結婚都行，即使是希臘文教師也不礙。附帶還要說一句：我們的小姐們大多數都不管跟誰結婚，只要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樣吧，總之，華連卡開始對我們的別里科夫明白的表現好感了。

「別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柯瓦連科，就跟他常來拜望我們一樣。他去了就坐下，一聲不響。

他沉靜的坐着，華連卡對他唱風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默默的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揚聲大笑：「哈哈！」

「在戀愛方面，特別是在婚姻方面，慫恿總要起很大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們——開始向別里科夫游說：他應當結婚，他的生活沒有別的缺憾，只差結婚了；我們大家向他道喜，而且做出一本正經的臉色發表各種俗套頭，例如，「婚姻是終身大事」。況且，華連卡長得不壞，招人喜歡；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兒，她有田產；尤其要緊的是她是第一個待他誠懇而親熱的女人。於是他昏了頭，決定真該結婚了。」

「哦，到了這一步，」伊凡·伊凡尼奇說，「您就應該拿掉他的雨鞋和雨傘了。」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這明明是辦不到的。他把華連卡的照片放在桌子上，不斷的來找我，談華連卡，談家庭生活，談婚姻是終身大事，常到柯瓦連科家去，可是他一點也沒改變生活方式。剛好相反，結婚的決定對他起了有害的影響。他變得更瘦更白，好像越發縮進他的套子裏去了。」

「華爾華拉·沙維希娜我是喜歡的，」他對我說，露出淡淡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應當結婚，可是……您知道，這件事發生得這麼奇突……總得細細想一想才成。」

「有什麼可想的？」我對他說。「一結婚，就萬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終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將來的義務和責任……免得日後鬧出什麼亂子。這件事弄得我煩死了，我好幾夜睡不着覺。我得承認我害怕：她和他哥哥有一種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們對事情的看法那麼古怪；她的性子又很野。結婚倒不要緊，說不定可就要惹出麻煩來了。」

「他沒求婚，一個勁兒的拖延，弄得校長太太和我們所有的太太都煩惱極了；他時時刻刻在估量將來的義務和責任，同時他又差不多天天跟華連卡出去散步，也許他認為這是在這種情形下照理該做的事吧。他常來看我，爲的是談家庭生活。要不是因爲忽然鬧出一場 *kolossalischer skandal*，他臨了多半會求婚，因而促成一種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的；在我們這兒，由於煩悶無聊，沒事可做，照那樣結了婚的，正有千千万萬的先例呢。」

「應該說明一下：華連卡的哥哥柯瓦連科從認識別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討厭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對我們說，聳一聳肩膀，『我不懂你們怎麼能够跟那個愛進讒言的傢伙，那副叫人噁心的嘴臉處得下去。唉！諸位先生，你們在這兒怎麼住得下去！你們這兒的空氣悶得死人，不乾不淨！難道你們能算是導師，教員？不，你們是小官僚；你們這地方算不得學府，只能算是教人安分守己的衙門，而且有警察局裏那股腐臭的氣味。不行，諸位老兄，我再在你們這兒住一陣，就要回到我的農莊上去，捉捉龍蝦，教教烏克蘭的小孩子唸書了。我是要走的，你們呢，儘可以跟你們的猶大在這兒住下去，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流出眼淚來，那笑聲時而洪亮，時而尖細。他攤開雙手，問我：

「『他幹麼上這兒來坐着？他要幹麼？他坐在那兒發獃。』」

「他甚至給別里科夫起了一個外號叫『蜘蛛』。當然，關於他妹妹打算跟『蜘蛛』結婚的事，我們絕口不談。有一回校長太太向他暗示到要是他妹妹跟別里科夫這麼一個穩當可靠的、為大家所敬重的人結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却皺起眉頭，嘟囔道：

「『這不干我的事；只要她樂意，就是跟大蟒結婚也由她。我才不愛管別人的閒事呢。』」

「現在，您聽一聽後來發生的事吧。有個促狹鬼畫了一張漫畫，畫着別里科夫打了雨傘，穿了雨鞋，捲起褲腿，正在走路，臂彎裏挽着華連卡；下面綴着一個題名：『戀愛中的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態畫得像極了。那位畫家一定畫了不止一夜，因為男子中學和女子中學裏的教師們、神學校的教師們、衙門裏的官兒，全接到一份。別里科夫也接到一份。這幅漫畫弄得他難堪極了。

「我們一塊兒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禮拜天，學生和教師事先約定在學校裏會齊，然後

一塊兒走到城郊的一個小林子裏去。我們動身了，他臉色發青，比烏雲還要陰沉。

「『天下有多麼歹毒的壞人！』他說，他的嘴唇發抖了。」

「我甚至可憐他了。我們走啊走的，忽然間，您想一想得了：柯瓦連科騎着自行車來了，他的後面，華連卡也騎着自行車來了，脹紅了臉，筋疲力盡，可是快活，興高采烈。」

「我們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愛的天氣！多可愛，可愛得要命！」

「他倆走遠，不見了。別里科夫臉色從發青變成發白，好像呆住了。他站住，瞧着我。……」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問。「或者，也許我的眼睛騙了我？難道中學教師和小姐騎自行車還成體統嗎？」

「『這有什麼不成體統的？』我問。『讓他們儘管騎他們的自行車，快快活活的玩一陣好了。』」

「『可是這怎麼行？』他叫起來，看見我平心靜氣，覺得奇怪。『您在說什麼呀？』」

「他心裏亂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不定的搓手，打哆嗦；從他的臉色分明看得出來他病了，還沒到下學的時候，他就走了，這在他還是生平第一回呢。他沒吃午飯。將近傍晚，雖然門外已經完全是夏天天氣，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連科家裏去了。華連卡不在家；就只碰到她哥哥在家。」

「『請坐，』柯瓦連科冷冷的說，皺起眉頭。他的臉上帶着睡意；飯後他打了個盹兒，剛剛醒來，心緒很壞。」

「別里科夫沉默的坐了十分鐘光景，然後開口了：

「我上您這兒來，是爲要了却我的一樁心事。我煩惱得很，煩惱得很。有個不懷好意的傢伙畫了一張荒唐的漫畫，畫的是我和另一個跟您和我都有密切關係的人。我認爲我有責任向您保證我跟這事沒一點關係。……我沒有做出什麼事來該得到這樣的譏諷——剛好相反，我的舉動素來在各方面都稱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連科坐在那兒生悶氣，一句話也不說。別里科夫等了一忽兒，然後壓低喉嚨，用悲涼的聲音調接着說：

「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談一談。我在這兒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來；既然我是一個比您年紀大的同事，我就認爲我有責任給您進一個忠告。您騎自行車，這種消遣，對青年的教育者來說，是絕對不合宜的！」

「怎麼見得？」柯瓦連科用他的低音聲調問。

「難道這還用解釋嗎，密哈益·沙維奇，難道這不是理所當然嗎？如果教師騎自行車，那還能希望學生做出什麼好事來？他們所能做的就只有倒過來，用腦袋走路了！既然政府還沒有發出通告，允許做這種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壞了！我一看見您的妹妹，眼前就變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個姑娘，却騎自行車——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麼樣？」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維奇。您是年青人，您前途遠大，您的舉動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這麼馬馬虎虎，唉，這麼馬馬虎虎！您穿着綉花襯衫出門，人家經常看

見您在大街上拿着書走來走去；現在呢，又騎什麼自行車。校長會聽說您和您妹妹騎自行車的，然後，這事又會傳到督學的耳朵裏。……這還會有好下場嗎？」

「講到我妹妹和我騎自行車，這可不干別人的事，」柯瓦連科說，脹紅了臉。「誰要來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滾他的蛋！」

「別里科夫臉色蒼白，站起來。」

「要是您用這種口吻跟我講話，那我不能再講下去了，」他說。「我請求您在我面前談到上司的時候不要這樣說話；您對當局應當尊敬才對。」

「難道我對當局說了什麼不好的話？」柯瓦連科問，生氣的瞧着他。「請您躲開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願意跟您這樣的先生講話。我不喜歡那些背地裏進讒言的人。」

「別里科夫心慌意亂，匆匆忙忙的穿大衣，臉上帶着恐怖的神情。這還是他生平第一回聽到這麼不客氣的話。」

「隨您怎麼說，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門道，到樓梯口去，一面說，「只是我得跟您預先聲明一下：說不定有人偷聽了我們的話；爲了避免我們的談話被人家誤解，避免鬧出什麼亂子起見，我得把我們的談話內容報告校長……把大意說明一下。我不能不這樣做。」

「報告他？去，儘管報告去吧！」

「柯瓦連科在他後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領，使勁一推，別里科夫就連同他的雨鞋一齊乒乒乓乓的滾下樓去。樓梯又高又陡，不過他滾到樓下却安然無恙，站起來，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鏡碎了沒有。」

可是，他滾下樓的時候，偏巧華連卡回來了，帶着兩位女士；她們站在樓下，怔住了，這在別里科夫却比任什麼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願摔斷脖子和兩條腿，也不願意成爲取笑的對象。是啊，這樣一來，全城的人都會聽說這件事；還會傳到校長耳朵裏，還會傳到督學耳朵裏去。哎呀，不定會鬧出什麼亂子！說不定又會有一張漫畫，到頭來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來，華連卡才認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臉相，他那揉皺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以爲他是一不小心摔下來的，就忍不住揚聲大笑，笑聲在整個房子裏響着：

『哈哈哈哈哈！』

「這響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哈哈』就此結束了一切事情；結束了婚事，結束了別里科夫的人間生活。他沒聽見華連卡說什麼話；他什麼也沒看見。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從桌子上撤去華連卡的照片；然後他上了牀，從此再也沒起過牀。

「兩三天以後，阿發納西來找我，問我要不要去請醫生，因爲他的主人不大對。我走進屋去看別里科夫。他躺在帳子裏，蓋着被子，一聲不響；不管問他什麼話，他總是回答一聲『是』或者『不』，別的話都沒有。他躺在那兒；阿發納西呢，滿臉愁容，皺着眉頭，在他旁邊走來走去，深深的歎氣，像酒館一樣冒出伏特卡的氣味。

「過了一個月，別里科夫死了。我們都去送葬——那就是說，所有中學校和神學校的人，都去了。這時候他躺在棺材裏，神情溫和、愉快、甚至高興，彷彿暗自慶幸終於裝在一個套子裏，從此再也不必出來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實現了！老天爺也彷彿在對他表示敬意似的，他下葬的那天天色陰

沉，下着雨；我們大家都穿了雨鞋，打了雨傘。華連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掉淚了。我發現烏克蘭的女人總是不笑就哭；對她們來說，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沒有的。

「我要老實說：埋葬別里科夫那樣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們從墓園回去的時候，露出憂鬱謙虛的臉相；誰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樣的感情，我們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時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們到花園裏去跑一兩個鐘頭，享受完全的自由的時候，才經歷過。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點點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縷希望，人的靈魂就會長出翅膀來。難道這不是實在的嗎？」

「我們高高興興的從墓園回來。可是一個禮拜還沒過完，生活又恢復舊樣子，跟先前一樣的鬱悶、無聊、亂糟糟了——這樣的生活固然沒有奉到明令禁止，不過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許可啊。局面並沒有好一點。實在，雖然我們埋葬了別里科夫，可是這種裝在套子裏的人，却還有許多，將來也還不知道會有多少呢！」

「事情就是這樣的，」伊凡·伊凡尼奇說，點上了他的煙斗。

「那樣的人，將來不知道還會有許多！」布爾金又說一遍。

這個中學教師從堆房裏走出來。他是一個矮胖的男子，頭頂全禿了，留着一把黑鬍子，差不多齊到腰上；有兩條狗跟他一塊兒走出來。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頭看，說道。

這忽兒已經是午夜。向右邊瞧，可以看見整個村子，一條長街直伸出去，大約有五俄里遠。一切

都落在深沉而靜寂的睡鄉裏，沒有一點動靜，沒有一點聲音；甚至使人不容易相信大自然能够這麼靜。在月夜看着寬闊的村街和村裏的茅屋、草堆、睡熟的楊柳，心裏就會變得恬靜；村子照這樣安息了，給夜色包得嚴嚴緊緊，躲開了勞苦、煩惱、憂愁，顯得那麼溫和、淒涼、美麗，看上去彷彿星星在親切而溫柔的瞧着它，大地上再也沒有罪惡，一切都挺好似的。左邊，村子到了盡頭，便是田野；可以看見田野遠遠的一直伸展到天邊。在這一大片浸透月光的曠野上也是沒有動靜，沒有聲音。

「事情就是這樣的，」伊凡·伊凡尼奇又說一遍；「我們住在城裏缺乏空氣、十分擁擠的地方，我們寫些無聊的文章，我們玩『文特』——這一切，豈不就是套子？至於在搬弄是非的人、懶漢、沒事可做的蠢女人中間消磨我們的生涯，自己說而且聽人家說各式各樣的廢話——這豈不也是套子？嗯，要是您樂意，那我就給您講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不，現在也該睡了，」布爾金說。「留到明天再講吧。」

他們走進堆房，在乾草上睡下來。他倆蓋好被子，剛要昏昏睡去，忽然聽見輕輕的脚步聲——巴搭，巴搭。……有人在離堆房不遠的地方走着，走一忽兒站住，過一分鐘又是巴搭，巴搭。……狗汪汪的叫起來。

「這是瑪芙拉在走，」布爾金說。

脚步声漸漸聽不見了。

「你看他們做假，聽他們說謊，」伊凡·伊凡尼奇說，翻了個身，「他們呢，因為你容忍他們的虛偽而罵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開說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邊，於是你自己也做假，

還微微的笑；這樣做，無非是爲了混一口飯吃，得到一個溫暖的角落，當一名不值錢的小官兒罷了。不成，不能再照這樣生活下去！」

「算了吧，您扯到別的題目上去了，伊凡·伊凡尼奇，」教師說。「睡吧！」

過十分鐘，布爾金睡着了。可是伊凡·伊凡尼奇不住的翻身，歎氣；後來，他起來，又走出去，坐在門邊，點上他的煙斗。

（一八九八年）